

被切除

向春·著

BHT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被切除

向春·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被切除 / 向春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8.3

ISBN 978-7-5306-7460-4

I. ①被… II. ①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13501号

选题策划: 韩新枝

装帧设计: 郭亚红

责任编辑: 刘升盈 饶霁琳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分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

字数: 113 千字

印张: 7.5

版次: 2018 年3 月第1 版

印次: 2018 年3 月第1 次印刷

定价: 34.00元

太阳的背面

家里的阳台上养着一盆绒兰。绒兰是多年生草本，叶椭圆形，叶表的绒毛令人想到少女的脸腮。它的花不惊艳，黄，碎，无味，不知道啥时候就开了。花期特别长，要经过一季，不知道啥时候就谢了。它是善解人意的，没有一惊一乍，也不叫人惋惜。有一阵，绒兰的花盆里突然长出了几枝三叶草，我不知道这三叶草是从哪里来的，我家里并没有养三叶草。可能是风刮来的。真的，就是风刮来的。可是三叶草越长越多了，竟然把绒兰埋了。我想我是养绒兰的不是养三叶草的，这样下去三叶草会夺去绒兰的养分，绒兰会枯的。于是我对三叶草下了手，拔了，扔了。后来我不断地薅，它不断地长。我想了个办法，把花盆里的土换了，把绒兰的根用水冲了，毕其功于一役，我想应该是釜底抽薪了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三叶草又长出来了。

一种生物，一旦出现了，生根了，开花了，结果了，就很难从这个世界消失。物竞天择，这是它的权利，也是它的宿命。

比如癌，它是人类进化的产物，它和人类与生俱来。癌的产生缘于基因突变，DNA 在复制的过程中失去控制，那些失控的细胞成倍裂变，迅速壮大，侵害人体重要器官，抢夺人体营养，将人置于死地。人死了，癌细胞无所依附，也就死了。就是说，癌从人体正常细胞中产生，打个比方，羊和另外一只羊，变异的羊。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远远要比正常细胞强大，羊就变成了狼，那么羊自然不能成为狼的对手了。癌是强大的，甚至可以不死，据说一个非洲妇女的癌细胞被置于适合生长的营养液里，在这个妇女死去多少年后，她的癌细胞还活着。如何能让羊不变成狼，就要早发现，早发现是战胜癌细胞的最重要的条件。

癌的产生是因为基因突变，那怎么样才能让基因不突变呢？在基因突变的过程中，70%是随机的，是天注定的，没有任何办法防御，30%是由于遗传和生活方式导致的突变。在这 30%里，人对遗传基本上是无能为力，只有剩下的比例很小的生活方式，可以由人把控。比如我们可以生活规律，情志顺畅，尊重身体，规

范行为,但是,难道我们能把控食物和空气以及生活遭遇对人的打击?不能!所以,癌症之于人类,尤其对于个体的人,防不胜防。

从呱呱坠地开始,我们面前就摆着四样东西:生老病死。出生的场景几乎都是一样的,而死去,则各有各的不同,我们大多会被动地选择一种方式死亡。如果不能选择奢侈的寿终正寝,因癌而死我认为不是最坏的方式。死于天灾人祸,心脑血管病的瞬间亡故,跟亲人没说一句话,所有放心不下的事情还没有交代,咋死的自己都不知道,这是最不负责任的死法。癌症是慢性病,从基因突变到长成肿瘤平均在六年的时间,因此它也是慢死亡。慢死亡的积极因素是,对于本人和亲人都有个缓冲期。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时,放不下的不是这个世界,而是自己的亲人,不要让亲人太难过,是每一个死者的愿望。既然这样,因癌而死就不是最坏的方式,癌症也不是最坏的病。如果是早期,对人生还有积极意义,既对生命的威胁小,还会警示你珍爱太阳升起的每一个日子,疼惜你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
人类进入癌症高发期,除了环境的因素,还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人类的老龄化。任何东西旧了就会

老化,就会出错,基因复制也是如此。年龄越大患癌的概率越大。对于一个人,癌症出现的节点越迟越好,年龄大了细胞增殖的速度缓慢。而一个年轻人得了癌症,不管早期还是晚期,最坏的指标就是年轻。在老龄化社会到来的今天,癌症,其实是一个新常态,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些准备。真来了的时候,天降大任于斯人,不能慌张,更不能急躁,癌症不是一天得的,也不能一天就治好,不要立即就对病灶举起屠刀。如果方向错了,会离你的初衷越来越远。到三家以上的三甲医院去确诊,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。医生的话得听,你是医院治疗流水线上的一个个体,医生会给你归类,但不可能为每一个人量身定做。而对于家人甚至这个世界,你是唯一的,你要找到最适合你的最好的甚至是唯一针对你的治疗方案。你要博采众长,把医生的建议和知识带进内心,用你自己的心去衡量,体会这些建议和知识是否跟你的身体有共鸣,从而摸索出最适合自己疾病的治疗方式和心理方式。治疗的程度既不能过也不能欠,说实在的,这有难度,需要大智慧,真正用心了,你才能接近你身体和疾病的真相。这个事情必须你自己做,没有人能替代,只有自己知道自己身体的语言。久病成医,病人最终变成了医生那才是好病人。

癌症是一种身心疾病，心理健康至关重要。疾病来到某一个人身上绝非偶然。人有一个物质体，一个精神体，这个躯壳要接受大自然的水谷精微，也要接受来自精神层面的喜怒哀乐。这些东西表达在你的身体上，出现了堵塞，那就是疾病。如何让身体通畅无阻，思想上“想得通”，是我们对我们自身要负的最起码的责任。一旦疾病来了，不要妄自菲薄，觉得自己的哪些行为不检点导致了疾病。更不要抱怨，自己没有什么不良行为，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。健康和疾病像人和影子，像太阳的正面和背面。人得病了，只是走到了太阳的背面。太阳的背面不是黑夜，更不是地狱。不管眼前的路长还是短，我们还是不要忘记看美丽的风景，听天籁之音，品味蔬谷甘饴，更不能忘记对你的亲人，对一切善意的人表达你的爱，继续掏出你的心，因为接受和理解当下的疾病和生活才是真正的治疗途径。

全世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，研究攻克癌症的药物和方法，它已然成为人类的公敌。在我看来，癌症是不可能被消灭的。从来没有一种东西如癌症一样，同我们人类有着如此胶着的关系，同源，近亲，朋友，敌人，甚至就是我们自己。有一种说法，企图改变

人类的基因遏止癌症的发生,试想,如果人类的基因改变了,那人类还是人类吗?如果我们变成了另一个物种,这是我们人类的初衷吗?我想象,最好的情形是,我们与我们的近亲、朋友、敌人甚至就是我们自身,共存,共生。就像绒兰和三叶草,此消彼长,互相和解,和而不同,美美与共。这个世界所有事物都需要平衡,这是生存的至高境界。

有人说我心态好,有人说我坚强。其实所有的从容都因为暂时还没有受到生命威胁。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生命只有八个月了,哪怕还有五年,那他也做不到视死如归,贪生怕死是人的本能。我也经过了所有癌症患者必经的历程,天塌地陷,捶胸顿足,怨天尤人,寻死觅活。漫长的治疗后最终又活转过来,感叹活着真好,迅速把刚刚遭过的罪都忘记了,高兴到天真无邪傻不拉几。活着是硬道理!有一天我发现,我可以跳出来,从身体里跳出来,反观那个人,洞若观火。突然就明白了,父母给了我们身体,我们维护它保养它甚至塑造它,让它与众不同的样子与你与众不同的灵魂匹配。可是患癌后,放化疗后,你的身体其实不再是爹妈给的那个物体,你发现你的直发变成了鬚发,眼珠的颜色跟以前也不一样了。这只是表象,更重要的

是你的内分泌、微循环、思维方式、情感取向,甚至世界观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此时,你已经成了自己身体的创造者。此时你和你的父母才变成了真正的同伙,甚至合二为一。

我们有两个年龄,一个是生理年龄,一个是新生年龄,我的新生年龄五岁了。新生年龄越大,说明我们离危险越远了,所以,我像个孩子一样喜欢过年,一进腊月赶紧买新衣服,在镜子前试来试去。我仿佛活了两辈子,过了两个人生,占大便宜了,嘻嘻。

我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件事情。有朋友和我的朋友来向我咨询相关的事情,我帮人家看免疫组化报告,给人家提供治疗参考,头头是道,煞有介事,并且焦急,怕人家走弯路,怕人家花冤枉钱。好像我是个成功人士,把我所有的经验一股脑端出来让人家借鉴,在这个事情上我是相当的好为人师。

只是对我家乡的人讳莫如深。这里我有一点顾虑,就是怕传到我父母亲的耳朵里。2016年春节后我离开我家乡河套平原,我在微信朋友圈写道:“离开我的家乡河套平原。我父亲八十六岁,母亲七十九岁,母亲偏瘫三十年,父亲照顾母亲三十年。父亲经常骑着这辆三轮电动车,后面带着母亲,逛街,看二人台,散

心，碰熟人。希望天上的风雨不要吹打我的父母亲，地上飞驰的车辆不要碰撞我的父母亲。如果我的父母亲遇到困难，伸出手来帮扶一把——乌拉特前旗的父老乡亲们，拜托你们了。”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在他们有生之年千万不要知道我的事情。

癌症既然不是最坏的病，癌症患者就不是最倒霉的人。既然得不得癌症自我无法把控，也不要过分谴责自己，更不要无端地抱怨他人。为什么是我呢？为什么不能是你？谁都有可能，现在没有不等于以后没有，它时刻可能就在路上走着呢。

人都是要死的，不得癌症也是要死的。清晨，我在黄河边看黄河，黄河水的颜色、厚度、翻滚的方式，怎么看都像我家乡的一锅奶茶。回到家，我熬好一锅奶茶，怎么看都像一锅黄河。兰州在黄河的上游，河套平原在黄河的中上游，我的归宿就在黄河里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会从兰州返程，像几十年前从河套平原启程到兰州，返程时经过了我美好的一生。我经过白银、青铜峡、银川、磴口、临河、乌拉特前旗，我慢慢地，不用再着急了。我家乡的亲人会感觉到，那个流浪几十年的写了《河套平原》的女子回来了。

生是一场修为，死是一场艺术。每一个人身上都

有一场壮丽的生死,挺好的!

东拉西扯,是为序。

2017 年 7 月兰州

目 录

被切除 /1

病隙笔记：

谁能把乳房举过头顶 / 135

被
切
除

1. 妇女保健医院

眼前这乌泱泱的人群，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，提着花红柳绿的包。女人的包尤其大，仿佛把一个家装在里面，累了能跳进去睡一觉。

我的工作是做色彩设计。色彩学中的色相，是一个名词，就是色彩的相貌，红的还是黄的。佛教中的色相指红尘万象，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似有似无的亦色亦空的不二世界。而在我们触手可及的俗世中，色相指女人的姿色，或者就是女人本身，毫不讲理地贬义了。

我放眼望去，这些俗世中的有色相没色相的女人们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她们都长着两只乳房。不知道的人以为这是菜市场，女人们买菜呢。其实这是本市最好的一家妇女专科医院，我们在这里排队做乳腺手术。

我的前后都是像我一样的故作镇定的女人，翻看手机，顾盼左右而言他。因为不让穿胸衣，前胸嘟噜着。

因为不让化妆,加上心情焦虑,个个脸盘像没烙到火候的饼。

我丈夫在人群中一闪我就看见了,他拎着一个大包,一个肩膀低一个肩膀高,凑到我跟前,不看我也不看别人,转动着脖子仿佛在找什么人。我冲着墙壁翻了个白眼儿,无言。我挺着胸,或者做着挺胸的姿态,尽量优雅地向前伸着脖子,我不想在他面前显出疲态。

前几天的一个晚上,我和身后的这个男人达成口头离婚协议后,三分绝望七分憧憬地冲进卫生间洗澡,右手发现了左边乳房上的一个肿块。当时我还幽自己一默,啊,过了十多年赚了一块肉!我们决定离婚的导火索是,丈夫说他要找一个女学生给他生个孩子。我就坡下驴,做了个顺水人情,还说你想好了,不包退的。真正的原因嘛说起来话长了,一言以蔽之,两个驴嘴伸不到一个马槽里,两个犟牛摠不进一个夜壶里。第二天到医院做B超,做钼靶,诊断结果是乳腺纤维瘤,必须尽快手术。我想把手头的破事处理完,就说过一段时间行不行。医生瞪了我一眼说,不要命啦!我说不就是个纤维瘤嘛。医生说,前面的检查都是辅助判断,是什么性质只有切出来才能知道。我是个有文化的人,我明白,人心隔肚皮仪器咋能看得清呢,得拿